

## 宗教與和平

／劉嘉誠

殘酷之最，莫大於戰爭；苦難之最，莫大於戰火中親人的生離死別。美善之最，莫大於和平；和平之最，莫大於宗教的慈善祥和。然而，當戰火點燃自不同的宗教，宗教的祥和被淹沒於遍野戰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因反戰而被補時，這毋寧是人類文明史上的諷刺之至、悲哀之至。

古今中外，戰爭一直是統治者遂行其權力及利益爭奪所慣用的手段，但統治者往往為其猙獰齷齪的行徑披上美麗的外衣，政權奪取者美其名為「正義之師」，政權保衛者美其名為「討逆之師」。當一方正義的號角吹起，另一方討逆的旌旗揮起，兩軍對陣時，遭殃倒楣的則是土地與人民。敗者，「首者為寇，人民為刀俎」；成者，固然為王，但「一將功成萬骨枯」，卻不免令人扼腕。

自美伊開戰以來，戰爭已不只是政治上的鬥爭，它還夾雜著耶回二教的恩怨情仇。美國出兵理由說是為解除海珊武力擴充，以維護世界之自由、安全與和平，實則賓拉登策動九一一事件迄今仍行蹤成謎，回教恐怖組織隱然是布希之心腹大患，這場戰爭恐怕是美國要替九一一罹難的上帝子民向回教徒報一箭之仇。作為弱勢國的海珊也不甘示弱，號召其阿拉子民，說要為聖主打一場聖戰。戰爭，無論敵我，只要統治者以正義或征討作號召，戰士無不激昂奮戰，恨不殲滅敵軍以伸正義。尤其，戰爭若以宗教聖戰作號召，則宗教狂熱的神經被挑起，教徒勢必視死如歸，恨不為聖戰成仁以求與天主同在。

世界各國對於美伊雙方，或許各有擁護、敵友分明。然而，對於戰爭中的受難者，無論那一方，世人對他們的同情心與悲憫心卻是平等的。從媒體畫面傳來的戰場上的殘垣、焦土、橫屍、幼兒的哭喊、喪子的怒吼，令人深感戰爭的殘酷與可怕。由於戰爭的殘酷，沒有人願意戰爭，但強權者往往相信以暴可以制暴，卻忽略了弱勢國之以暴還暴，忽視了宗教狂熱者之以恐怖活動還擊。其實，戰爭不是解決紛爭的最佳手段，主政者可以運用外交斡旋、經濟制裁、輿論譴責以及各種交流抵制等策略來解決爭端。宗教徒也不必然要以暴還暴，為教殉難固然是可貴的情操，但在不傷及無辜的前提下為教殉難，才是宗教徒應有的作為。

歷史上，不乏宗教徒以和平代替暴力或以身殉教卻不傷及無辜之例。如佛世時，流離王入侵釋迦族，摩訶男為救護族人，寧願捨命於水中，以非暴力化解一場災難。又如印度聖雄甘地，對英國的高壓殖民統治，採取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以抵制統治者。近時則如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以慈悲及忍辱對待藏胞被迫害的行為，並以和平方式奔走各國訴求國際的奧援，為爭取西藏宗教與文化自由而努力，其主張宗教慈善及世界和平之理念備受世人肯定，終於獲得 1989 年諾貝爾和平獎。這些，可以說是宗教徒或以身殉教卻不傷及無辜，或以和平代替暴力的最佳例證。

達賴喇嘛曾說：「世界的和平來自於內心的和平，而內心的和平須仰賴宗教的力量。」可見宗教乃是維繫人心安定與世界和平的砥柱。佛教一向是和平的宗教，其和平來自於在信仰上尊重其他宗教，在戒律上愛護生命，在心靈上調伏動亂，在教義上慈悲利他。我們相信其他友教也是主張和平的宗教，在這次美伊戰事中，我們看到教宗疾聲呼籲停止交戰，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也積極投入反戰。穆斯林其實也是友善的宗教，其戒律之嚴謹為世所共睹。可惜的是，和平雖是世界各宗教的共同理念，但是當國與國的利益衝突時，當主政者間的敵對及仇視取代了友善與包容，憤怒勝過了內心的和平時，戰爭勢必要取代和平，政治的仇恨已凌駕於宗教的博愛。

我們確信，人類普遍的價值超越任何國家的利益，世界的和平跨越種族與國界的藩籬，只要世界各宗教共同團結，持續發出愛好和平的聲音，和平必將早日到來。